

## 我和新中国同岁

□徐建平

我是个幸运儿，1949年3月16日，在上海解放的前夕呱呱落地。从此，我和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。

一滴水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。从我的成长过程折射出新中国70年的风风雨雨，从贫穷落后的旧中国逐步走向繁荣昌盛的新中国。我的命运和新中国发展息息相关，身临其境，耳闻目睹。

我长在农村，八岁开始就边上学边割草喂牛，是个典型的放牛娃。

1966年5月，我在奉贤县曙光中学上学。毕业后响应号召回到了家乡，参加农业生产劳动。

1969年初，毛主席指示：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。”上海各大医院的专家教授组成医疗队，到农村为缺医少药农民看病。

大队党支部书记觉得这些医生总有一天会回上海，应该培养自己的“土医生”。于是，我幸运的被点名跟上海仁济医院心内科主任欧阳仁荣教授学医，成为一名“赤脚医生”，当时也确实学到了很多医学基本知识。当时印象最深的是有位姜姓老大爷，患了多年的开创性烂脚疮，附近数家医院和“土郎中”都治不好。欧阳老师让我给这位老大爷用复方奎宁针剂(专治疟疾的针剂)打封闭针试试看。没有想到奇迹出现了，三天后疮面结痂，一个月后脱落长出了新肉，多年的老烂脚彻底痊愈(疮节中有寄生虫，被复方奎宁杀死了)。姜老大爷为此送了一面锦旗致谢，我内心感到了十分自豪，能为贫下中农治好病痛感到无上光荣。

1969年，作为一名热血青年，我毅然报名参军，1969年12月19日，奉贤县197名青年穿着新军装，来到西北边疆，在新疆巴音格楞蒙古自治州维吾尔族和静县7971部队，当上了一名边防军战士。

在熬过零下30度冰天雪地脱胎换骨的新兵训练结束后，我被分到团后勤处运输队当卫生员。作为新兵，刚入伍一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被评为“五好战士”，在上海兵中属佼佼者。

其实我在担任连队卫生员后，驻地群众

知道我是上海来的“赤脚医生”，纷纷找我看病，当地一位维吾尔族大叔司马义·艾买提得了风湿性关节炎，我用上海带来的针灸和艾蓬给他针灸治疗，花了三个月时间基本治愈了，他竖起大拇指说解放军“亚克西!”平时为连队指战员看病送药不辞辛苦，很快赢得了大家的赞誉，所以又是五好战士又入党。五年多的军旅生涯养成了服从命令，遵守纪律，不怕艰难困苦，能独立思考，独立生活的好作风、好传统，终身受益。

作为老三届高中生，在部队里也算有文化的战士，一次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我的命运。1973年8月新疆军区后勤部派工作组来我们运输队蹲点调研，结束时要写一份总结报告，连队文书生病住院，指导员让我起草总结报告，我晚上加班加点到凌晨，写成了3000多字的总结报告，工作组领导看了以后只改了两个字，就通过了，没想到该文稿转发新疆军区各部队。“一稿成名”，不久我被先后借调团政治处和师政治部搞新闻报道和文艺创作。其间被新疆日报和新疆军区前线报录用了多篇文章，小有名气。遗憾的是，由于母亲患有严重神经官能症，思子心切，多次拍电报望我退伍，我只好放弃了在部队发展的良机，于1975年4月退伍回家。

退伍后分在奉贤县文化馆工作，不到半年就调奉贤县文教局任党委秘书。以后，先后在上海技术师范学院院长办公室，奉贤县县委办公室，奉贤区人大办公室工作。从秘书到办公室主任，长期从事秘书文字工作，其间曾有六年时间任镇党委副书记和书记。

七十年风风雨雨，七十年翻天覆地，七十年日新月异，往事历历在目，记忆犹新。从放牛娃到担任领导职务，一路走来，见证了共和国的巨大变化，我深深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。从内心深处幸福地感到我们这代人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年代。

我们是翻身当家做主的一代人，经历了艰苦奋斗过难关的岁月，奋力拼搏积极参与建设的历史进程，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向四个现代化迈进的新时代，酸甜苦辣都品尝过的一代人。衷心祝愿伟大祖国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下越来越强盛!

## 心中的映山红

□张剑峰

最近在松江醉白池公园举行杜鹃展，不同品种的杜鹃花开的正盛，一串串，一簇簇，压在枝头，红的、粉的、白的、紫的……徜徉在五颜六色的花海里，春意盎然，美景醉人!

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家乡，那是一个小山村。每当这时，门前屋后的山坡上开满了红色的杜鹃花，那如火如荼鲜红的光彩把山都映红了，当地百姓把它称为映山红。放眼望去，漫山遍野的映山红连成一片，无数花朵挤挤挨挨的，欣然怒放、争奇斗艳，给大山披上了一件红色的外衣。

走在林间小道上，踩着斑斑驳驳的石块，穿梭在红遍山坡的花丛，鲜艳的花朵在叶子的簇拥下毫无拘束的绽放着，怒放着自己的生命。铃铛似的花朵随风摇曳，好像在点头跟你打招呼，欢迎远道而来的你!成群的蜜蜂嗡嗡嗡嗡忙着采蜜，大小的蝴蝶不停地飞来飞去，一派繁忙的景象!

我突然想起一个民间传说，从前有一个男孩，他的兄弟被后母虐待出走，他悲恸欲绝，泣血化成映山红花。正如古诗云：“映山红花与鸟，怨艳两何踪，疑是口中血，滴成枝上花。”这个故事非常悲惨感人，却意外地带给我们一场美丽至极的视觉盛宴，并让我们知道映山红为什么会这样红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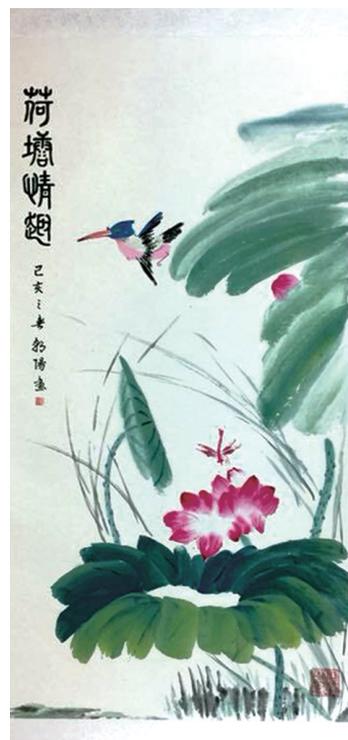
这时我的耳边响起一首歌：“若要盼的哟，春风来，满山开遍哟，映山红!”啊，春风来了，满山的映山红花，在蓝天的衬托下，更加红艳!接着又响起另外一首歌：“夜半三更哟盼天明，寒冬腊月哟盼春风，若要盼得哟红军来，岭上开遍哟映山红。”这深情的歌声更是表达了我们赣南苏区人民对红军的热爱，对英雄的崇敬!

看，这一株株映山红，紧紧地挨在一起，排山倒海，象征了赣南苏区人民紧密团结，众志成城，英勇顽强，不怕牺牲，激励着我们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。正如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中少年

英雄潘冬子一家，父亲参加红军闹革命，母亲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她为了保护人民，被活活烧死在了一间茅屋里。潘冬子为了报仇雪恨，勇敢地与敌人斗争!

瞧，这花繁叶茂的映山红，殷红如血，绮丽多姿，开遍山岗，这是苏区人民用鲜血染红的，如血染的红旗，如中华的脊梁。虽然时过境迁，英雄远去，但精神长存!现在的苏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继承革命传统，弘扬红色精神，不忘初心使命，大力脱贫致富，让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!

这样看着想着，不知不觉到了公园门口。我依依不舍地走出大门，感觉内心深受震撼，仿佛经历过一次心灵的洗礼!



《荷塘情趣》(国画)

□汪朝阳 (上海市黄浦区巨鹿路第一小学)

## 重返九溪十八涧

□王德才

重返九溪十八涧，是在近40年以后将要退休的2019年4月的事情啦。

这次，单位安排参加上海市总工会杭州屏风山疗养院疗养。

屏风山疗养院就在九溪十八涧的进口——之江路和九溪路差不多相交处。由于40年前九溪十八涧的游玩经历，知道那是个极其幽静的去处，心仪已久，尤其是久居上海，内心渴望山林、雨雾、安静的滋润，所以，虽然我们这次没有九溪十八涧旅游日程的安排，但我还是在第二天清晨，利用酒店吃早饭前的间隙，骑了辆共享单车，去“回味”40年前的“故事”。

从杭州屏风山疗养院转到九溪路不久，有指示牌说前面有陈布雷墓，这令我很兴奋。我喜欢历史，对陈布雷的经历比较了解，1948年11月13日，陈布雷自杀身亡，给世人留下很多不解的疑团，对他的结局很是惋惜，现在他的墓就在我前面，我当然要去看看啦。再则，这墓，我们上次游玩九溪十八涧时，我们没有看见，也促使我去看看。

沿指示牌，转了二三个弯，走上近百步台阶，就来到了陈布雷墓前。

这是一个非常简朴的墓。墓的入口，有二个水泥砌就的柱子，进去，中间竖起一块“陈布雷先生墓”水泥墓碑，后面，不大的墓，顶呈圆形，墓的占地也仅有20平方

米左右。从墓碑为“同县愚兄慈溪钱罕谨题”可看出，现政府总体是不认可为前朝政府服务的陈布雷的，但后面有一块现政府题的“陈布雷墓”的介绍中，可看出宽松的政治氛围下，对陈布雷抗战中所做的贡献还是予以认可的：“2005年8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颁发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’，中央委托中共浙江省委为陈布雷颁发了这一纪念章(由家属代领)。2008年，杭州市政府在西湖综合保护工程九溪——杨梅岭政治重点项目中，对陈布雷墓进行原址修缮”。

我对陈布雷的才学很羡慕，他是国民党的“领袖文胆”和“总裁智囊”，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，因此，作为后辈，能在这里一睹陈布雷的墓，还是很敬仰的，可惜没有准备，没有可供祭奠之物，于是，手中吃剩的三根黄瓜，竟然成了我祭奠前辈的供物，我想，倘若布雷先生有知，也不会怪罪后辈的吧。

从陈布雷先生墓地下来，继续往前，看见有“理安寺”的指路牌，也因上次没见过，想去看看。边上看见一挑着担的老人，上去问理安寺还有多远?老人放下担子，说前方溪中溪度假酒店和九溪烟树，是九溪路的终点，这个岔路口，一个向右，是乾龙路，一个向左，是龙井村路，理安寺在乾龙路，不远，接着，有点不高兴地抱怨政府没好好修缮理安寺，很可惜!我没理解他

的抱怨，径自骑着单车，向前。这里的上坡，有点累，好在路不远，五六分钟就到了理安寺。

九溪十八涧的分水岭称理安山，山因理安寺得名。理安寺的山门关着，于是，从边门进去，右手有一个端庄大气而又不失秀丽的法雨亭子里，坐着几个回族人，有男有女，都是60以上的老人，看上去也不像是来拜祭的，只是歇歇脚聊聊天而已。

理安寺，很小，里面没有僧人，没有供奉的香火，也就理解了刚才问路时老人的抱怨。清代时期，雍正、乾隆亲临理安寺，重修被山洪冲毁的山门、御碑亭、殿宇、禅堂等，规模宏大，达到鼎盛时期，成为西湖著名佛寺。后清亡寺废，直至2003年，杭州市西湖风景名胜区分管委会重修理安寺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理安寺。

出了理安寺，再往上骑时，有点累，还好坡度不是太陡，遇到坡度大些的地方，下车推着走。

一路上，看郁郁葱葱的树和层层叠叠的山，依稀回到40年前。

1980年的初冬，我和同学一行五人，到杭州一游。听说九溪十八涧的风景很好，我们便从九溪十八涧的头——之江路开始走起。那时的九溪十八涧，没有像现在可以通行汽车的柏油马路，当年的路，是典型的山路，用山石铺出，窄窄的，几十厘米宽，10公里左右的路，完全是靠两条腿，从头走到尾，

但那时年轻，只有20岁，有的是旺盛的精力和体力。一路上，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个同学，当时穿了件夹克，不是真皮的，是人造革的，但那时有一件人造革的夹克，也是令人羡慕的事。由于人造革不透气，一路上，从敞开的人造革夹克内，冒出缕缕白气，同学路上也拿这调侃他。

那年，我们走到了“九溪十八涧”的终点——“龙井问茶”龙井村，那里不断有茶农热情地邀请我们到家里品茶买茶。我们随意找了一家坐下，边喝着龙井茶，边看着茶农熟练的用不带手套的手，在一大铁锅里不停地翻动新鲜的茶叶，将张张嫩绿的茶叶，炒成干枯但碧绿的龙井茶，内心很是佩服。

茶喝了，人家要你买一点，年轻人，脸皮薄，不好意思不买，于是，每人多多少少买了点放在旁边炒好的成品，还觉得现炒的龙井，货真价实。很多年以后，才知道，现炒的龙井茶，往往带有一股青草味和铁锅的火气，滋味很差。刚经过高温加工的龙井茶，其内在物质需要一段时间进行重新分布，就像刚出锅的花生，要冷却后吃才更香的道理一样。现炒的龙井茶最好采取石灰贮藏法，贮藏十天半个月后，生石灰会吸附掉龙井茶中的青草味和火气，茶叶原有的香气才能恢复。当然，也可以采用比较简便的低温冷藏法、保温瓶贮藏法、干燥剂保存法。

当年，一路上如果说要有商业的话，那就是茶农现炒现卖龙井茶，不像现在，商业繁荣，除现炒现

卖龙井茶依旧外，民宿、酒店比比皆是，而且，这些民宿、酒店的价格都不菲。

根据指路牌，前面一个景点是象鼻峰，但路有点远，又是上坡，骑车累，今天还有集体活动，早饭也没吃，再加上象鼻峰看过几回，于是，打道回府，回屏风山疗养院。

回疗养院的路是下坡，骑自行车，那叫一个“爽”字了得，和40年前的步行，感觉完全不同。

这次，说重返九溪十八涧，其实有点夸张。这次“重返”的路，其实不是全程，只是一点点，只是九溪烟树以南的九溪路一段是“重返”，其余的，道不同，所见也不同。40年前是沿九溪路——龙井村路走的，而那是真正意义上的“九溪十八涧”，而这次是沿九溪路——乾龙路走的。龙井村路景点少，基本上是自然景色，而现在乾龙路上的商业已是比较繁荣、比较“闹猛”。

40年前，由于走的线路不同，没有看到理安寺，如果看到，也是没有经过2003年的重新修缮的理安寺，相比现在，一定更加破败，也将一定更加令人唏嘘。如果说这次有什么大的收获的话，就是看见并拜谒了陈布雷先生的墓地。我这人，旅游，每到一处，更加注重的是具有厚重人文历史背景的景点，而对纯粹的自然景点，兴趣不是太大，因此，这次时间短——只有一小时左右，路程短——只有五公里不到，算不上“九溪十八涧之行”，但看到了陈布雷先生的墓地，看到了理安寺，心里颇有一丝满足感。